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大明奇俠傳

第三十九回 雲太師憂國憂民 聖天子操兵練將

詞曰：富貴忙忙碌碌，清貧冷冷閒閒。布衣菜飯自安然，何必高車榮顯。且自歡歡喜喜，何須熬煎煎。是非成敗定於天，休要吁嗟埋怨。

右調（西江月）

且言雲文閃在樹後，聽得有人來拿他，吃了一驚，帶轉馬頭，回頭就走。文正的衙役趕來喝道：「是甚麼人？往那裡走？」雲文著了慌，大叫道：「是太平莊公幹的！」衙役聽得此言，忙來回復道：「啟老爺，是太平莊公幹的，已去了。」文正道：「罷了。」心中卻想道：「事有可疑，既是太平莊公幹的人，因何躲躲閃閃？方才聽得聲音好似雲文，是了，是了，想必是如此這般，一定無疑。」當下文翰林猜著雲文的心事，遂到落賢莊來。

不多一刻，到了府門，家人通報：「門上有人麼？今有翰林文爺來拜太師，有話面稟的，快些通報。」那門官道：「太師爺在朝，尚未回來，公子方才迎接去了，多多得罪文爺。如文爺有話，明日請相見罷。」文正聽了，只得打道，吩咐回衙，依舊路回去了。正是：有心訪故友，不遇又空回。

不言文正回去，一宿晚景已過。再言次日五更三點，天子臨朝，百官參見。山呼萬歲已畢，文武歸班。只見黃門官傳下旨道：「百官跪聽宣讀。」那些文武百官，個個俯伏金階，聽宣旨意。詔曰：

今有文華殿大學士雲，奉旨南嶺封王有功，賜蟒袍一領、白璧一雙、黃金千鎰。率領文武大臣速正威風，引諸國番臣當殿見駕，賜宴南極殿。欽哉謝恩。

那文武官員並雲太師一同謝恩已畢，各正衣冠，伺候番臣見駕。文官們都是一對對紅袍玉帶，武將們總是一雙雙繡甲金袍，在朝堂伺候。少停一時，有司禮監奉旨引南嶺三國番臣，一對對入朝見駕。只見那各國使臣都是異樣的服色，打扮不同。有詩為證：

九重宮殿初開，萬里使臣畢至。羨天朝文武，一對對豹裘狐飾，同瞻外國威武。

金爐寶篆，香浮龍案，玉燭生光，昭天階朗朗。丹墀俯伏，羅列著異寶奇珍；紫殿仰觀，上貢著黃金白雲。南蠻富麗，服色稀奇，耳墜金環閃閃；北闕威儀，衣冠整束，身拖玉佩瑯瑯。露灑旌旗，鳳彩鸞章翻日月；風搖鐘鼓，龍吟虎嘯會風雲。

說不盡的天朝富貴，言不了的外國來章。

話說司禮監引那各國的使臣山呼拜畢，天子傳旨，命雲太師率各文武官，「各國的禮物、表文，著列五鳳樓前，曉諭軍民，以揚天朝之盛。」然後命司禮監引各國使臣並滿朝文武，入御花園，到南極殿賜宴。當下雲太師為頭，率領著各邦臣子，一隊隊進了御花園，到南極殿來，各盡了賓主之禮，依位而坐。有內監捧茶。茶罷，各國使臣出來仰瞻御花園景致。正是：欲知真富貴，便是帝王家。

不言各人都向御園觀看。少停一刻，淨鞭三下響，天子回宮，駕臨南極殿，傳旨命光祿寺擺宴。聖上居中，番臣居左，漢臣居右，各各謝恩。入位已畢，早有光祿寺捧上御筵，真是玉液瓊漿，珍饈美味。一席一席的挨次而上。正是：雲中飛鳥山中獸，陸地豬羊水底鱗。

光祿寺上完了菜，那些個番使臣沒有見過天朝的富貴、上國威儀，一個個心中歡喜，腹中害怕，不知怎麼個吃法。

只見一巡肴饌上完，有黃門官呼禮，兩邊笙蕭細樂齊奏，天子開樽，百官舉箸。肴進數味，酒罷三巡，天子開言道：「朕荷上天庇佑，眾卿同助，嗣位以來，風調雨順，國泰民安，四海歸誠，八方方向。今又遠勞南處諸臣，前來入貢，聯實不安。今日朕在內宮，與眾臣同樂，須俟盡歡而散，休拘君臣之禮。」說罷，命內監捧金樽向兩邊席上各敬一杯酒。眾臣一齊飲酒，謝恩道：「願我上萬歲！萬歲！萬萬歲！」謝恩已畢，各歸原位。君臣們只飲得各各安然，盡歡而散。留番臣住了兩日，厚賞而去。這且不言。

當日雲太師謝恩回府。天子傳旨，擺齊半朝鑾駕，命百官送太師回莊不言。且言太師回家，夫妻見過禮。當下太師道：「老夫遠出，勞夫人在家懸望。」夫人道：「此乃理所當然。」太師道：「素暉兄妹們因何不來見我？」夫人見問，不覺眼中流淚道：「一言難盡！」太師見夫人如此光景，心中吃了一驚道：「難道都死了不成？」忙問夫人是何緣故。這才是：離家千日久，全變一時情。

雲老夫人含淚向太師道：「自從相公去後，家中弄出多少事來！」便將：「雲文忤逆，勾引刁虎強來娶親，多虧雁公子相救，將女兒送到舅舅家去了。次後鍾山玉前來看我，又被雲文誘引，不知怎麼又殺了雲元，害得鍾家女婿問罪在官。多承知府正直，從公開活，不想刁家謀幹，刑部不依，問成了死罪。是老身將張實請來，替他向刁家要女兒，他方才懼怕，問罪充軍。公子至今杳無音信。」那雲太夫人細細言了一遍。太師大氣道：「有這等事！雲文這畜生，今在何處？快快叫來見我！」家人稟道：「昨日晚上一人出去，至今來回。不知去向。」太師道：「不必言了，一定是懼罪逃走了。這也是家門不幸，出了這麼個不肖的玷辱祖宗，早知如此，悔卻當初！」正是：不是親生子，終非自己才。

話言太師氣了一會，夫婦二人用過夜膳，也就早早的安歇。次日早上，早有那些在京的文武百官前來請安拜候，太師一概不見，這些官紛紛回去了。太師到晚拿堂門簿一看，凡在朝王侯公伯、大小文武，都有名帖等本，只有太平侯刁發和五城兵馬司胡用未到。太師暗暗罵道：「這兩個狗才，如此放肆！」

太師正看門簿，忽見門上進來稟道：「有書一封請太師過目。」雲太師拆開一看，原來是文正寄來一封密書，上邊寫的是：「刁發專權，欺君賣爵，結黨行兇。西北二邊作亂，告急萬分，刁發並不啟奏，為私誤公。倘一旦破關入境，何以禦敵？弟為此寢食不安，無法可救。幸太師回朝，望入內匡救，要緊要緊。」太師看畢，面如土色，命家人打轎，連夜入朝。正是：老臣為國忠心切，夜入庭幃去面君。

雲太師上轎，入皇城已是一更時分。太師來到午門，向皇門官通了信，轉稟了守宮太監。守宮太監見是雲太師入朝，不敢怠慢，連忙入宮啟奏天子。天子大驚道：「雲定夜來見寡人，必有大事。」命內監「張金燈速引雲定見我」。內監不一時引太師入宮。山呼已畢，錦墩賜坐。天子道：「老臣此來，必有緣故。」太師奏道：「臣離京四載，不想權奸誤國，逼反西北二邊，煙城作亂，百姓遭殃。現在告急，速求我主匡救。」天子大驚道：「曩者太平侯曾奏，西北二邊乃鍾佩、雁翎勾引作亂，今已發兵平伏，何又出此言？」太師道：「臣一路回朝，路上紛紛傳說，進京之後，邊報紛紛，言那太平侯恐萬歲見罪，故爾按下不奏，倘一旦兵入內關，如何對敵？為今之計，只有萬歲親自操兵，方保邊地無患。」天子大喜道：「依臣所奏。」

一日晚景不提。次早，天子命雲定同到教場而來。三聲大炮，天子上了將台，左有雲定，右有胡用，命眾將開操。那馬步兒郎，在天子面前，一個個耀武揚威，自與眾不同。一日已晚，天子傳旨：「明日再演，眾將歇馬。」

天子回宮，才要入城，忽見一對流星報馬飛來，對著聖上直闖。雲太師大怒，命拿來見駕。原來是兩處邊報。天子一見大驚，遂將來報帶回宮去了。

且聽下回分解。